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一十)

呂 祖 謙 詮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一十)

呂祖謙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送楊鬱林序

劉景烈字解

送湖南某使君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送張摠之温州司理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唐史論斷序

伊川擊壤集序

洛陽耆英會序

序賻禮

送陳升之序

宋文鑑 卷第八十七

田況

錢彥遠

劉敞

劉敞

劉敞

蔡襄

蔡襄

蔡襄

孫甫

邵雍

司馬光

司馬光

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澹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遠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賈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惣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盪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爲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之言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不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曆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未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廕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叡聖恭儉憂民節用內疎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祕殿裁損渥飾嚴籩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隔欄檻朱池御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收同繕飾上面論曰此實無用可撤毀之勿橫費也臣以顯以安邊斷鐵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顯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爲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譴誠爲幸哉必欲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之論非有司之事也臣材策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

而積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精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宮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爲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爲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詩曰：王之瓜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爲衙。唐自開元至五代間，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奸雄，歛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敘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聯屬，田墾且隘，蠡廡錯出，居人砦窳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爲瘁，典吏乘隙，黷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爲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爲便，仍獻狀按察二使，旣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饜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意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尙多恣睢者。設使囚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

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己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獾狃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糗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斃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臣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鬪鬲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僇勇士。務刺擊爭鬪。以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

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提持飲食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旣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剝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惣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徧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冤者不得吐其臆。鞠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密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

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其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墮。冤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洫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尙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尙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竣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隸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很忌庸儒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尙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尙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刪潤其文。後以宮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愍。榮達則專于淫。洗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

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于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善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

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縑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乎。其勳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尙齒不尙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守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恠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

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贖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己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爲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爲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

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爲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尙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以吾說而廢否。

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仲兄郎中字序

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譜例序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曾鞏

蘇洵

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愜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飡。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羣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

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珎璜瑇瑁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所以

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敍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生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一。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不

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繼

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敍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構机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

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

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以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

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尙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旣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宋文鑑卷第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趙宏序

曾鞏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鳧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

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韞鞠脰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

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

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藁序

李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能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愧。閱其力之勞。輒不棄去。至於天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手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晁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臯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堯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

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然。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切惟念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寢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敍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續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爲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

次之以賜子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齋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需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貨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于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守當任其責。或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徒。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旣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灤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輅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獫。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卑辭厚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

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事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朔之衆。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今姑撮其大要。概副聖辰經遠之慮。摠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爲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鋤耨。筭管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旗旄。所以表師師也。鼓鞶鐃錫。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哀。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怒由是而交。鼎彝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

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篔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基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槩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

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亦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謂其來非外也。

宋文鑑卷第九十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良方序

沈括

縣法序

呂惠卿

易傳序

程頤

春秋序

程頤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送焦千之序

劉攽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南豐集序

王震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

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與之言。旣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蓄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蓄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尙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尙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騫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容。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

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脈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揅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陽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衆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煮，有不可以久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

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之於人。無似之□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爲未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爲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爲易見。味爲易知。嘔利爲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諭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柰何哉。橘過江而爲枳。麥得濕而爲蛾。雞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而已。其微不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

觀其驗。卽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值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暇久伏待完也。

縣法序

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宦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況於爲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者。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爲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

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爲己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爲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鄴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講誦正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旣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者。誠爲顛愚者發爾。善爲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聖人之言爲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敞

敞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意愚

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咎僂僂辱。安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禘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皆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旣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輿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旣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言。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

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嗜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涵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挫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鷲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爲尙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宋文鑑卷第九十一

序

正蒙序

范育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楊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茶經序

陳師道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進策序

秦觀

楊州集序

秦觀

集端圖序

秦觀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正蒙序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問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至京師予始

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辟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末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子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

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爲之敘。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爲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尙可不爲夫子言乎。雖然。燭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

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爲尙。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宋。受天眷命。太祖無心於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太宗繼文。海內爲一。眞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二年。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

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爲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尙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具兢作正觀政要。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曰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九宮臘蜡。爲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五龍。爲中祀。壽星。靈星。中霤。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爲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府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大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爲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聯事。傑迺集諸司所職。爲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

寧太常祠祭摠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卻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

巒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旣以淺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聽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爲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爲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

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爲譏誚。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進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螻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穀不連。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中商。峴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

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滌。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

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楊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

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莫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恠。庚午。未臥病城南門。無犬雞。晝臥悵悵。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肯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驚。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蓄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鷲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假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

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旣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宋文鑑卷第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捕魚圖序

離騷新序

送田承君序

孫莘老易傳序

論語解序

趙氏金石錄序

泰山秦篆譜序

新校楚辭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

張耒

晁補之

晁補之

鄒浩

游酢

謝良佐

劉跂

劉跂

黃伯思

張耒

爲變亦醜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輟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旣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

人中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攪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有筍者。方舟而下。四人筍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籬。籬坐。沉大網。旁筍。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筍者。槳者。俛下罟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籬。籬坐。有巾而顧。出網中得者。旋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孟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筍。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筍。一人小而顧。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孟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筍。網罟。罾罩。紛然在江。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旣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

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天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噤不敢出一語。爲社稷計。況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勅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也。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綰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鄰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言出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攜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啓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 醉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

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分。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

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嚶嚶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恠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而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

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閔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 跂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做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旣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讎校之士。抱慙懷鈔。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讎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旣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 歧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令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苕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

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尙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陞。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賈臣傳云。嚴助薦賈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許蹇。紛佗。僚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薜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祕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

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尙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論

君臣論

持權論

師臣論

勸農論

斷論

原古

原祭

原孝

君臣論

徐鉉

徐鉉

徐鉉

高錫

田錫

賈同

鄭褒

陳堯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

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旣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魯。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汨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爲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尙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旣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旣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爲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爲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爲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爲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

側人主以不聞過爲賢。不違命爲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爲。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爲亂也。止誅八人。餘遂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僂俛。以至政墜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爲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爲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爲人臣

所教者不能爲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能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爲人之所教。斯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爲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衆，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有摧鋒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子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爲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墮於制度也。制度墮，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征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斂互取焉。農乃完其通，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

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卽如彫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紬。比帛之價。有幾也。旣金玉綺紬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紬。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度。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旣舉。病自然去。病旣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僞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尙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墮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爲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湯

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爲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鎧。銷爲金狄。聖謀國典。焚爲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爲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爲忠也。伊霍廢黜。由己。是斷於爲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藉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爲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爲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示之弱。卽生戎心。所謂智略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之罪。頗類太宗。然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卽漢祖之斷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爲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

盡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感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烏乎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

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獨欲不已。則欲盡。欲盡則力全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無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 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卑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誰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爲己也。有天下然後祭天地。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爲己。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饗。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萌拆於秦漢。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爲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柰何。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大小。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拂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寘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爲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人。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牆鑽穴。而迨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生之際。尙或存也。苟居疾以剝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尙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覲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旣諭之。且制之。俾爲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宋文鑑卷第九十四

論

封建論

廖僩

洪範論

廖僩

近名論

范仲淹

晁錯論

文彥博

本論

歐陽修

朋黨論

歐陽修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封建論

廖僩

柳子厚爲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以周之亡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爲非。以封建爲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

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僞謂誠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賢之立制度。皆取法於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所耳。當生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於無賴。是故如身使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爲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僞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後。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爲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大亂者也。僞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

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僂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紕，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棄矣。觀其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僂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慙。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爲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乎。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豈肯因而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爲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僂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紕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

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僞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爲非者。以守宰爲是故也。以守宰爲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紕。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尙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譁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爲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紕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讎。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讎。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紕。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譁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爲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爲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尙。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爲太守。而不能爲他哉。而子厚固以爲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爲之言也。僞非好辨也。庶聖人之道。少有明

耳。

洪範論

廖 僞

箕子之敍洪範云。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偁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偁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卽謂天果祕之而不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卽謂天果授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受歷數於天命。天命誅之。必親受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僂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愛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恠矣。雖然。欲成其爲。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知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其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

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晁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爲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爲稷，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爲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己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耨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墮。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

最先廢而兼并游墮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飄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執也。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諳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

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誅。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

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滎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滎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

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宋文鑑卷第九十五

論

秦誓論

歐陽修

辨惑

石介

漢論上

石介

漢論中

石介

漢論下

石介

陰德論

石介

賞罰論

劉敞

患盜論

劉敞

叔輒論

劉敞

秦誓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

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則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

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辨惑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漢論上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

十六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石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容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爲之規。當

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狎也。民得出檻狎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狎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狎而得適。非檻狎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

道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蓄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能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

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經經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百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悖戾。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降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敞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鬪士彊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

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邀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

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僮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卻雍。因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斂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敝，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宋文鑑卷第九十六

論

治戎上

治戎下

賢論

救日論

材論

原過

周公

功名論

葬論

治戎上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

劉敞

劉敞

劉敞

劉敞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司馬光

司馬光

劉敞

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柰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据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据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劉、敏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卻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

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衛狄入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污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愉墮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藁。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僖三十四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辨惠。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天下治而已矣。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爲心焉。以其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於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

伎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爲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誠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害。

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驚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甚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驚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駉驥屢與驚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爲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斨。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鶻之頸翮。加強弩之上。而驥

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黠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

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名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

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榮陽。幾拔矣。聞漢之反。問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旣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菟田者。旣樹嘉穀矣。又以糧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旣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則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誣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

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艱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口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曷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曠曠功烈。施於後世。

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官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矣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

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宋文鑑卷第九十七

論

心術

任相

辨姦

備亂

唐論

晉武

心術

蘇洵 蘇洵 蘇洵 曾鞏 鄭獬 錢勰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氣。旣戰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

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悔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當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害。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

若夫相必有節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焉。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知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不爲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服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

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刑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爲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備亂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剖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闈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瀾漫橫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室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未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詔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

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 總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爲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爲不自滿也，焚雉頭裘以爲儉也，行布衣禮以爲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邊遂以爲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爲不自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爲儉也，不如無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爲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中，屢言之不聽，則以身去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悟，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則雖永寧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爲此對，專爲逢迎牽合之語，可爲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

宋文鑑卷第九十八

論

留侯論

蘇軾

孔子從先進

蘇軾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志林三首

蘇軾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蕭瑀論

張唐英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心。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

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

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明知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子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

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

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稚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滿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爲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罷爲太子少傅。此是杭閣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尙亦有所抑遏。豈亦圭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尙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爲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

哥奴輩昔嘗拊天下之口而自任耳。